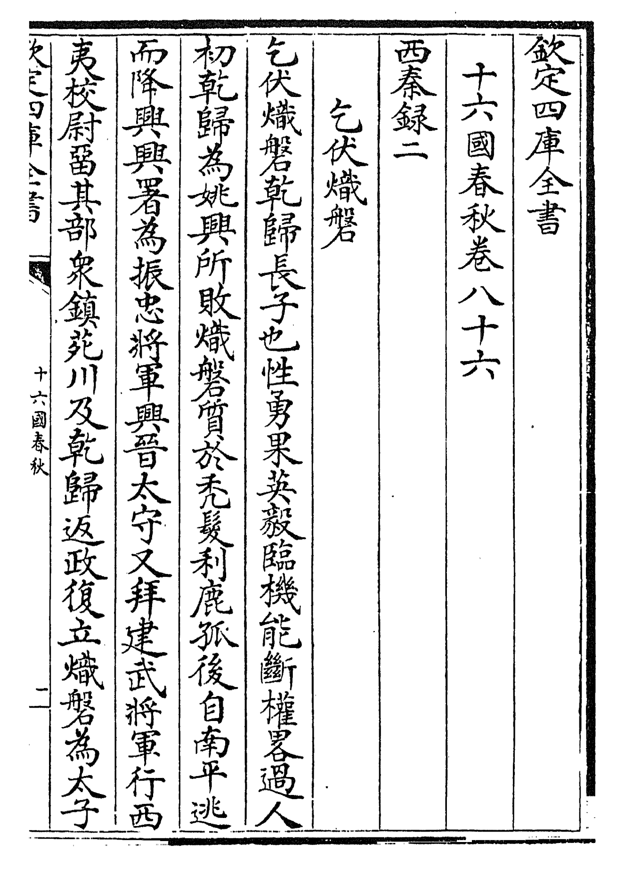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六

西秦録二

乞伏熾磐

乞伏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畧過人初乾歸為姚興所敗熾磐質於禿髮利鹿孤後自南平逃而降興興署為振忠將軍興晉太守又拜建武將軍行西夷校尉留其部衆鎮苑川及乾歸返政復立熾磐為太子

領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後乾歸稱藩於秦
興遣使署熾磐假節鎮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尋進號撫軍
大將軍乾歸死遂襲偽位自稱大將軍河南王大赦境内改
元永康九月署尚書令翟勍為相國侍中太子詹事麴景為
御史大夫段暉為中尉弟延祚為禁中録事樊謙為司直罷
尚書令僕射尚書六卿侍中散騎常侍黄門郎等官置中左
右常侍侍郎各三人永康二年春三月熾磐遣龍驤將軍智達
平東將軍王松壽討吐谷渾樹洛干於澆河大破之獲其將

呼那烏提虜三千餘戶而還又遣鎮東將軍曇達與平東將軍王松壽率騎一萬東討休官權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大破之進據白石城降其衆萬餘人顯親公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叛據白坑負固不服曇達進攻克之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來降熾磐以稜爲太傅夏四月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討吐谷渾別統句勤一作旁於泣勤川大破之俘虜甚衆秋七月熾磐率

諸將討吐谷渾別統支旁於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九月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俘獲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率其餘衆來降

永康三年春正月有五色雲起於南山熾磐以為已瑞大悅謂羣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夏五月熾磐聞南涼禿髮傉檀西征乙弗拔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我今伐之絶其

西路使不得還救則虎臺傉檀子獨守窮城可坐擒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禿髮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一旬而克遂入樂都論功行賞將士各有差遣平遠將軍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以鎮南將軍謙屯爲都督河右諸軍事凉州刺史鎮樂都禿髮赴單爲西平太守鎮西平赴單烏孤之子也趙恢爲廣武太守鎮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爲晉興太守鎮浩亹徙虎臺與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於抱罕六月傉檀

勢屈請降既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秋七月署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左南公南涼文武隨才銓擢冬十月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復稱秦王署置百官十一月立妃禿髮氏爲王后
永康四年春三月河西王沮渠蒙遜攻拔廣武郡熾磐遣將軍䱧尼寅邀於浩亹為蒙遜所擊死之又遣將軍折斐等率騎二萬據勒姐嶺復爲蒙遜所擒夏四月熾磐子元基一作元方自長安逃歸以爲尚書左僕射五月熾

磐率衆三萬攻湟河沮渠漢平遣司馬隗仁乘夜襲擊大敗熾磐將引還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景因說漢平出降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擒之熾磐怒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忠臣也宜宥之以勵事君乃囚之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爲之說熾磐免之使還姑臧六月以左衛將軍匹逵爲湟河太守因討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還署尚書右僕射出

連虔爲都督嶺北諸軍事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爲鎮軍大將軍河州牧秋七月以秦州刺史曇達爲尚書令光禄勲王松壽爲秦州刺史冬十一月熾磐遣尚書令曇達秦州刺史王松壽等率騎一萬討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降之遂以王孟保爲略陽太守鎮赤水

永康五年春正月熾盤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灄川次師沓中沮渠蒙遜率衆攻石泉來援熾磐聞而引還二月尚書令曇達與涼州刺史出連虔率騎五千救石泉

蒙遜聞曇達等至亦引兵去遜遣使來聘與熾磐結和

親夏四月曇達王松壽等率騎一萬擊秦上邽進據蒲

水秦州刺史姚艾率衆來拒大戰破之艾奔上邽曇達

進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徙其民五千餘户於抱罕

冬十月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鎮馬頭以逼秦之上邽十

二月遣使詣太尉劉裕求擊秦以自效裕拜熾磐平西

將軍河南公

永康六年春二月遣安東將軍木奕干率騎五千討吐

谷渾樹洛干於塞上破其弟阿柴於堯杅川俘獲五千餘口而還樹洛干奔保白蘭山慚憤發疾而死熾磐聞而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徃歲曇達東征姚艾敗走今年木奕干西討黠虜遠逃境宇稍清姦凶方殄股肱惟良吾無患矣秋七月相國翟勍卒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爲左丞相子左僕射元基爲右丞相御史大夫翹景爲尚書令侍中翟紹爲左僕射冬十月遣曇達元基東討秦故將姚艾艾遣使稱藩熾磐以爲征東大將

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爲尚書右僕射

永康七年春正月以木奕干爲沙州刺史鎮樂都二月乙弗鮮卑烏地延率戸二萬來降署爲建義將軍地延尋死弟他子立以子軻蘭質於西平他子從弟提孤等率戸五千以西遷叛涼州刺史出連虔遣使諭之提孤等歸降熾磐以提孤姦猾終爲邉患稅其部中戎馬六萬疋後二歲提孤等扇動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戸五千入居西平冬十月姚艾叛秦降西河王蒙遜蒙遜率

衆迎之艾叔父儁言於衆曰秦王寛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爲從凉王西遷衆咸以爲然相率逐艾推儁爲主復遣使請降熾磐大悅徴儁爲侍中中書監征南將軍封隴西公邑一千戸以左丞相曇達都督洮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冬十一月熾磐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戸於枹罕

永康八年夏四月使征西將軍他子率騎五千討吐谷渾覔地於弱水南大破之覔地率衆五千來降拜弱水

護軍秋九月左衛將軍晉達建威將軍梯君等討彭利和於溵川大破之利和单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戸於抱罕溵川羌三萬餘戸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爲益州刺史鎮溵川

建弘元年春正月立次子暮末爲太子仍兼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赦境内改元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秋七月甲辰宋初受禪詔以熾磐爲安西大將軍秦王九月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

戍俘二千餘戶而還

建弘二年春正月遣征北將軍木奕干輔國將軍右丞相元基率騎攻上邽遇霖雨而還夏四月吐谷王阿柴遣使來降熾磐署阿柴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秋七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使征北將軍木奕干等帥步騎拒之斬首二千而還冬十二月遣征西將軍他子等率騎二萬擊契汗禿真於羅川

建弘三年春正月征西他子等大破契汗禿真獲男女

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秃真率騎數千西奔其別部樹奚帥尸五千來降夏四月乙亥以折衝將軍是辰爲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鎮之秋九月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率騎六千擊沮渠城都於五澗冬十月出連虔與城都戰擒之十二月徵秦州牧曇達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

建弘四年春三月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爲

用且讖云恒代之北當有真人吾將舉國而事之乃遣尚書郎莫者阿胡積弩一作射將軍叉寅等入見於魏貢黄金二百斤幷陳伐夏方畧太宗許之

建𢎞五年夏四月熾磐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爲四國皆來降附秋七月遣太子暮末率征北將軍木奕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徙民二萬餘口而還

建𢎞六年夏四月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戰於

臨松擒其將沮渠白蹄徙其民五千餘户於枹罕秋七月遣鎮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黒水羌酋丘擔大破之冬十月丘擔率衆來降熾磐署擔爲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信帝爲平羌校尉以鎮之

建弘七年春正月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於夏秋八月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率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沮渠蒙遜發兵來禦夏王赫連昌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

大將軍韋代將騎三萬攻南安爇磐聞之引還九月徙其境内老弱畜産於澆河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代攻拔南安獲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吐谷渾掘逵等帥部衆二萬餘落叛奔昴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冬十月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峎山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代進攻枹罕爇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鎮東將軍趙壽生帥死士三百人力戰却之呼盧古韋代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於

湟河虔遣後軍將軍萬年擊敗之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其民二萬餘戶而去十二月征南將軍吉毗鎭南濕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

建弘八年春正月山羌率衆叛二月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爲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有六七三月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爲涼州刺史鎭樂都平

西將軍魏景為沙州刺史鎮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為梁州刺史鎮赤水夏六月熾磐還枹罕秋七月熾磐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今果如孤言八月熾磐遣叔父平遠將軍渥頭弟安遠將軍安度為質於魏又使中書侍郎王愷丞相從事中郎烏訥闐奉表貢其方物九月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梁州刺史出連輔政於赤水城中粮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熾磐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

梁州刺史鎮南𭉫十二月梁州刺史吳漢為羣羌所攻
帥戶二千奔還枹罕
建弘九年春正月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
西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二月嵩為吐
谷渾元緒所執夏五月熾磐寢疾謂太子暮末曰吾死
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城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
歸之熾磐在位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五年六月卒
暮末嗣立僞諡文昭王塟於武平陵廟號太祖

乞伏暮末 暮一作慕

乞伏暮末字安石熾磐第二子也以元熙元年立爲太子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熾磐卒暮末即位大赦境内改元永弘 一作洪 署右丞相元基爲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鎮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爲驃騎大將軍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爲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爲鎮北將軍涼州牧鎮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奕干爲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

征南將軍吉毗爲尚書僕射衛大將軍秋七月河西王沮渠蒙遜因秦喪來伐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爲殿下之有西平苟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之甫入城而西河兵至攻其外城剋之絕其水道城中饑渴死者大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百有餘人鼓譟燒門元基率左右奮擊河西兵退暮末大懼八月遣使詣蒙遜

許歸沮渠𧙗都以求和蒙遜引還遣使入秦弔祭慕末厚資𧙗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并其騎士三百人既而蒙遜遣尚書郎王杼送伐還秦并遺慕末馬千疋及錦罽銀繒九月慕末遣記室郎中馬艾如河西報聘冬十月涼州牧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慕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慕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爲涼州牧鎮湟河

永弘二年春正月暮末遣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守西平政等未至蒙遜率衆拔之執太守麴承二月立妃梁氏為王后子萬載為太子殺尚書隴西辛進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追恨其射傷母面也夏五月河西王蒙遜率衆來伐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开谷以應蒙遜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汘川以叛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還於定連蒙遜進至枹罕遣太子興國攻定連六月

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於譚郊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没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來伐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邀擊之復大破之秋七月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來贖世子興國暮末不許尋以興國爲散騎常侍以妹平昌公主妻之冬十月暮末弟軻殊羅烝熾磐左夫人暮末禁之因與叔父什寅謀叛暮末收其黨與殺之并殺什寅禿髪氏十二月地震野草皆自反

永弘三年春三月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及鎮衛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頗有怨言暮末皆殺之秋九月西秦自正月不雨至於九月兼之政刑酷濫內外崩離部民流叛者不可勝計冬十月暮末為河西王蒙遜所逼遣中書侍郎王愷從事中郎烏訥闐請迎於魏世祖許以平涼以東安定以西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至高田谷時給事黃門侍郎郭恒謀刼沮渠興國以叛事覺誅之夏王赫連定聞暮末將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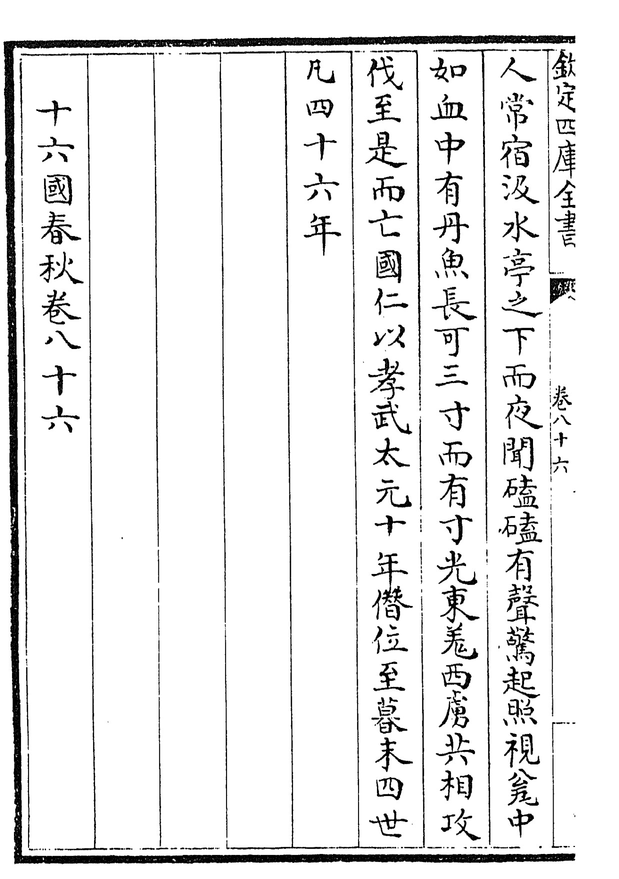
發兵來拒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冬十一月世祖遣尚書庫結率騎五千來迎暮末衞大將軍吉毗固諫以爲不宜内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南安諸羌萬餘人謀叛推安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爲主遺不從乃刼遺族子長城護軍焦亮爲主率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散亮奔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

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遣號鎮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

永弘四年春正月夏主赫連定擊暮末將姚獻獻敗遂遣叔父北平公韋代率衆一萬攻南安城内大饑人相食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衛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暮末窮蹙輿櫬出降并沮渠興國送於上邽夏六月夏主殺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時魏神䴥四年也先是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

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東羌西虜共相攻伐至是而亡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暮末四世凡四十六年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六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七

西秦録三

乞伏益州

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乾歸時為前將軍秦州牧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乾歸遣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

宜專任亦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衆諸將莫有及之者但恐其專擅耳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將軍韋虔為長史散騎常侍左禁將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為部陳聽將士解甲遊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暴以副具瞻賊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寛宴安酖毒竊為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今聞吾至理應遠竄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耳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既而

乳率衆逆擊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後復率衆攻涼拔支陽鸇武允吾三郡虜衆萬餘又與武衞慕兀等率騎伐吐谷渾破視羆於度周川質其子宕豈引兵而還封平遠侯尋卒

乞伏曇達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仕爲秦州牧鎮東將軍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

小郎呂破胡於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坑曇達謂將士曰昔伯珪憑嶮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白坑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輿人戮力勉之衆咸拔劍大呼於是率衆攻白坑斬小成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悉降後又帥衆討降南羌彌姐康薄於赤水沮渠蒙遜來攻石泉曇達與别將出連虔率騎五千救之蒙遜引還尋與王松壽率步騎

一萬攻姚艾於上邽進據蒲水大破之遂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遷尚書令轉為左丞相尋遷都督枹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鎮南安復徵爲左丞相征東大將軍鎮枹罕赫連勃勃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率騎二萬來伐曇達率衆擊之戰於嵻峎山敗績諸羌執送勃勃

邊氏

乾歸妻邊氏金城人左長史邊芮之妹也乾歸僭立遂以太初元年立爲王后及乾歸奔降於秦降號太妃既

而返政復為王后

禿髪氏

王后禿髪氏傉檀之女太子虎臺之妹也傉檀既降熾磐納為王后拜傉檀為左南公甚禮遇之虎臺亦被優寵未幾令人鴆殺傉檀河西王蒙遜遣人誘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覺熾磐以后弟之故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之故待之如

此蓋時宜耳先王之覺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讐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衛將軍越質洛城謀弑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有寵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禿髮氏

左夫人禿髮氏利鹿孤之宗女也先是熾磐為質於涼利鹿孤妻之熾磐後奔允街禿髮傉檀復遣歸之遂為左夫人有寵於熾磐讒殺其姐及虎臺後禿髮氏與暮

末弟軻殊羅私通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遂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使禿髮氏盜門鑰於内鑰誤門不得開門者以告暮末収其黨與盡殺之而赦軻殊羅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屍於河水禿髮氏乃自殺

段暉

段暉字長祚武威姑臧人漢太尉熲八世孫也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居

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也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便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遂仕乞伏熾磐爲散騎常侍從征沮渠蒙遜湟河太守沮渠漢平漢平出降司馬隗仁勒壯士百餘據城自守熾磐進擊之衆寡不敵遂爲所擒熾磐欲斬之暉諫曰仁臨難履危奮不顧命忠之至也乃宥之遷暉輔國大將軍涼州

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暮末即位國政衰亂暉與子承根奔吐谷慕璝後遂歸魏

常垣

常垣河内温人魏太常卿林五世孫也父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凉州垣仕乞伏世世為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

翟瑥

翟瑥武始人仕乾歸為冠軍將軍初氐王楊定率步騎

四萬來伐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於是遣凉州牧乞伏軻彈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拒之以璝為冠軍將軍右司馬前鋒始交益州為定所敗軻彈詰歸欲引而還璝奮劍諫曰主上以神武之資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捲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之重受閫外之寄當宣力致命輔寧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不思赴救望風奔散何面

目以見主上乎昔項羽斬卿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果能若是敢自愛死乃率騎赴之益州誥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兵斬定及首級一萬七千轉吏部尚書定州刺史俄遷晉興太守鎮枹罕

焦遺子華楷

焦遺南安人乾歸時仕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

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也因命熾磐拜遺於床下遺子華至孝遺嘗病甚冬中思食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汝從此進之華跪受寤而瓜果在手香美非常遺食之而病愈乾歸欲以女妻之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華爲尚書民部郎遺後遷安

南將軍都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暮末末年南安諸羌共推遺爲主遺不從遂刼遺族子亮叛攻南安暮末擊破之遺殺亮出降進號鎮國將軍次子楷仕爲太子司直暮末降夏楷奔廣甯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居藩鎮重任今本朝顛覆豈得不帥見衆唱大義以殄寇仇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絶其命也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爲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

人會遺病卒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於河西

辛進

辛進字國都隴西人也仕熾磐至尚書初為散騎常侍從熾磐遊於後園凌霄觀進彈飛鳥誤中暮末之母傷其面及暮末即位問傷母面之由母以狀告暮末大怒即日收進殺之并其五族二十七人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七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八

南涼錄一

禿髪烏孤

禿髪烏孤河西鮮卑人其先與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衆自塞北遷於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牵屯西至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其母胡掖氏夢一老父被髪左衽乗白馬謂曰爾夫雖西移終

當東返至涼必生貴男言終胎動而寤後因寢而産於被中乃以禿髮為號其俗謂被覆之義壽闐卒孫樹機能立壯果雄健兼多謀畧晉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於金山咸寧中又殺涼州刺史楊欣於丹嶺於是盡有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民沒骨殺之以降從弟務丸代立丸死孫推斤立斤年一百一十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即思復鞬之長子也晉孝武太元十九年思復鞬死烏孤嗣立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陀謀復

欲規取涼州紛阤曰明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桑修隣好禮賢俊明政刑然後乃可烏孤從之三河王呂光遣使署爲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否衆咸曰我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烏孤將從之石眞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耶何默無言也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理宜隨時呂光德刑修明境内無虞若致死於我大小不敵後雖悔之將何所及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

不濟矣烏孤乃受之太元二十年秋七月烏孤討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冬十月遣别將石亦干築廉川堡而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背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是以泣耳别將

將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遂大興師諸部皆來降附廣武趙振少好奇略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爲左司馬三河王呂光進封烏孤爲廣武郡公十二月烏孤又討意云鮮畀大破之太元二十一年夏六月時魏皇始元年也呂光復遣使署烏孤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懷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郡縣土崩

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王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為天下主乃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

太初元年春正月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大赦境內殊死已下建元太初耀兵廣武進攻涼金城克之光遣將軍竇苟來擊戰於街亭涼兵大敗秋七月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黁叛據東苑太原公呂纂擊破之黁遣使乞援九月烏孤使弟驃騎將軍利鹿

孤帥騎五千赴之冬十月河南鮮畢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來歸附

太初二年春二月涼後將軍略陽楊軌以司馬郭緯為西平相率步騎三萬北赴郭麐禿孤遣弟車騎將軍傉檀率騎一萬助軌軌至姑臧營於城北夏六月軌自恃其衆欲與呂光決戰光使太原公纂來迎軌與驃騎將軍利鹿孤共邀擊之為纂所敗秋九月軌南奔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

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烏孤尋為羌
酋梁饑所敗西奔僊海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
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
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梁饑無經遠大畧兼
以軍無紀律多所殘殺可一戰擒也冬十月饑進攻西
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饑遣子為
質於烏孤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饑兵強多以為疑左司
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吕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嶺

南五郡庶幾可取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振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乃謂羣臣曰梁饑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饑雖驍猛軍令不整此易擒耳遂進擊饑大破之饑退屯龍支堡烏孤進攻拔之饑單騎奔澆河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爲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湟河太守張裯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嶺南羌胡數萬餘落莫不歸附十一

月揚軌王乞基帥户數萬來奔十二月烏孤更稱武威王署弟利鹿孤為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傉檀為車騎大將軍廣武公其宗族子弟為公侯者二十餘人文武百官進位有差

太初三年春正月烏孤徙治樂都遣西平公利鹿孤鎮安夷廣武公傉檀鎮西平叔父素渥鎮湟河若留鎮澆河從弟替引鎮嶺南洛回鎮廉川從叔吐若流鎮浩亹以揚軌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偉

西州之德望楊統楊貞衛殷𩆜承明一作丞郭黄郭奮史暠鹿嵩文武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隨才授任咸得其宜烏孤從容謂羣臣曰隴右河西區區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國乾歸擅命河南叚業阻兵張掖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欲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歸命叚氏書生才非經

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已千里伐人糧運懸絶且結好於我許以分灾共患乘其危弊攻之不義吕光哀耋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才而内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宜遣車騎鎮浩亹鎮北據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彼必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三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則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歸附矣烏孤曰善遂陰有吞併之志二月造刀一口狹小長二

尺五寸青色匠人云當作之時夢見一老人朱衣被髮云吾是太乙神故來看爾作刀且云若有敵至刀必自鳴後歸突厥可汗處　夏四月北凉王叚業爲呂纂所侵遣使求救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麥而去六月署利鹿孤爲凉州牧徙鎮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秋八月烏孤因酒醉走馬馬倒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羣臣曰方難未靖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位三年僞

謚武王廟號烈祖弟涼州牧西平公利鹿孤嗣立

秃髮利鹿孤

秃髮利鹿孤烏孤第二弟也初爲驃騎大將軍西平公尋遷涼州牧烏孤死國人共立之遂以晉隆安三年僭即偽位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徙治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於叚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羗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

嗣子幼沖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此殷湯之制也亦聖人之格言萬世之通式何必脩已爲是紹兄爲非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乃厚遺之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建節將軍金樹平遠將軍蘇翹率騎五千屯於昌松漠口

建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境內殊死已下改元建和下令曰孤以寡昧謬膺統緒思所以弘濟艱難經畧區宇者

必藉股肱之力自今二千石令長清高有惠化者其皆封亭侯關内侯延耆老以訪政事夏四月涼王呂纂帥衆來伐利鹿孤使弟廣武公傉檀拒之纂士馬精銳進渡三堆三軍擾懼傉檀下馬據胡床而坐以安衆心徐乃貫甲與纂交戰敗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楊軌田玄明潛謀叛逆事洩殺之六月呂纂西擊叚業傉檀聞之率衆一萬乘虛襲姑臧纂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以饗將士耀兵於青陽門虜八

千餘戶而歸秋七月乞伏乾歸爲秦所敗率騎數百奔於允吾遣使乞降利鹿孤使廣武公傉檀迎之處之晋興待以上賓之禮乾歸遣子謙等質於西平鎮北將軍俱延利鹿孤之弟也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妄自尊立今勢窮歸命非其款誠若逃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不如徙置乙弗之間防其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秋八月乞伏乾

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利鹿孤謂俱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吾行也延率兵追之至河不及而還

建和二年春正月龍見於長寧麒麟遊於綏羌利鹿孤欲自稱尊於是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左衽無冠帶之儀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抗衡中夏雄視沙漠今舉大號誠順天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啟敵人心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

城課農桑以供軍需帥國人以習戰射若東西有變弱則乘之强則避之此久安之良策也虚名無實徒足爲世之質的將安用之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署廣武公傉檀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録尚書事三月傉檀率師伐呂隆大敗之徙二千餘戸而歸獲隆右僕射楊桓拜爲左司馬夏六月利鹿孤謂羣臣曰吾無經濟之才忝承統嗣自負乘在位三載於兹雖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風俗尚多凋

敝戎車屢駕無闢境之功務進賢良而下猶淹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吾將覽焉祠部郎中西曹從事史暠對曰王者行師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陛下命將出征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克城而地不加廣也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視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開庠序選

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𤣥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使教胄子秋七月秦隴西公姚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趨廣武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軍至姑臧利鹿孤遣使入貢於秦初涼將姜紀降於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畧甚愛重之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常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肯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爲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

紀將數十騎奔秦時利鹿孤雖僭僞位尚稱臣於秦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遣使徵之利鹿孤不敢留餞於城東為之流涕以遣之冬十月河西王沮渠蒙遜遣子奚念來質利鹿孤不受徵其弟建忠將軍挐蒙遜不與虜其弟鄯善苟子遂遣使稱臣入朝奉貢許以挐為質乃還其所掠十二月呂超攻焦朗朗遣其弟子嵩為質以請迎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赴之比至超巳退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昌松侯俱延諫

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後年自
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
州境士民以資敵國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從
之乃與朗連和耀兵姑臧壁於胡坑堡傉檀知超必來
斫營蓄火以待其夜超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來
襲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内外皆起火光燭天照耀
如晝乃縱兵追擊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大懼僞
與傉檀通好請於苑内結盟傉檀信之遣俱延入盟伏

兵出擊俱延先馬步走陵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得免傉檀怒遂攻隆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隆遣廣武苟安國寧遠石可率五百騎來援憚傉檀之强遷延不進因而遁去
建和三年春正月傉檀攻拔顯美執孟禕而數之以其不早降禕曰禕荷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甫至而歸命恐獲罪於執事矣惟明公圖之傉檀大悅拜爲左司馬固辭乞歸乃義而釋之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

還二月呂隆爲沮渠蒙遜所逼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羣臣議之尚書左丞婆衍崙曰今姑臧饑荒殘弊穀石萬錢野無青草資食無取蒙遜千里行師糧運不繼使二寇相殘以乘其釁若蒙遜拔姑臧亦不能守適可爲吾取之不宜救也傉檀曰崙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雖虛敝地居形勝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傉檀率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五百餘戶

而歸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焦朗兄弟叛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失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乃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傉檀送之於西平徙其民於樂都三月利鹿孤寢疾遺令曰昔我諸兄弟傳位非子者蓋以泰伯三讓周道以興故也我武王踐祚實歷垂諸獎之誠終能克昌家業者其在車騎乎吾寢疾惙頓是將不濟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車騎嗣業經緯百揆以成先王之志言終而卒時晉元興元年也在位三

年僞謚康王葬於西平之東南弟傉檀嗣立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八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九

南涼録二

禿髮傉檀

禿髮傉檀烏孤第三弟也少機警有才畧其父思復鞬甚見愛重常謂諸子曰傉檀明識幹藝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還居樂

都改元弘昌初乞伏乾歸之歸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為質後熾磐逃歸為追騎所執利鹿孤欲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無足深責宜加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乃歸其妻子冬十月傉檀攻呂安於姑臧十二月秦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秦建節將軍王松怱帥騎助呂隆守姑臧傉檀弟文真擊而虜之傉檀怒遣使謝罪送還長安

弘昌二年春正月傉檀大城樂都秋七月傉檀復出兵攻呂隆於姑臧秦姚興遣左僕射齊難等帥騎迎隆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八月秦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傉檀厚禮而遣之

弘昌三年春二月傉檀畏秦之彊又密圖姑臧乃去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尚書關尚一作參軍關尚聘於秦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欵爲國藩屏而擅興兵衆輙造大城爲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先王之制

也所以安人衛衆預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冬十月傉檀遣鎮南將軍文支討南羌西虜大破之上表於秦求領涼州興不許乃加散騎常侍增食邑二千戶

弘昌四年

弘昌五年夏六月傉檀帥師伐沮渠蒙遜次於氐池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而還獻馬三千疋羊三

萬口於秦秦主興以爲忠署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姑臧今之西寧因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長安留尚興弗許威流涕固請興悔之使西平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率步騎三萬進次五澗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敞因薦本州名士十餘人於傉檀詳具敞傳傉檀嘉

納之乃大饗文武將士於謙光殿班賜金馬各有差僔
檀復遣西曹從事史暠聘秦姚興謂暠曰車騎坐定涼
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暠曰車騎積德河西少播英問
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職彞倫之
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騎何從得之
暠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狽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本
根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
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

城獨守外逼羣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凉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盖亦時宜與悦其言拜曷爲騎都尉秋八月傉檀讌羣臣於宣德堂酒酣仰視而歎孟禕極言切諫詳具禕傳傉檀嘉納之以鎮南將軍興城侯文支鎮姑臧自還於樂都傉檀雖受制於秦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九月傉檀遣使與西凉李暠修結和好冬十月傉檀僞遊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羌三萬餘户於武興番禾

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於方亭十一月遷都於姑臧

弘昌六年秋七月傉檀復貳於秦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不應斬其使送長安九月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入自西陜蒙遜率衆來拒戰於均石傉檀敗績乃率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復爲蒙遜所擊西郡太守楊統以日勒降之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來奔夏主赫連勃勃遣使求婚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率

騎二萬來攻戰於陽武一作支陽殺傷萬計及驅掠二萬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去傉檀欲率衆追之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阻水結營扼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別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奈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傉檀從之勃勃先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勒兵逆擊復為所敗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

勇將死者十六七僔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僔檀懼東西寇至乃從三百里内百姓皆入於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百姓之擾率其屬三百人叛於北城推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夕聚衆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明君之義諸君何故遽從此小人爲不義之事乎殿内武旅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何及衆聞之咸奔散七兒逃至晏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

諮祭酒梁襃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潛謀叛逆悉誅之嘉平元年夏五月秦以偁擅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欲乘釁而取之遣尚書郎韋宗來聘因以觀釁偁擅與宗論六國縱横之規三家戰争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述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退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清濟世者不必八索九丘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載記作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

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頹僭擅機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况吾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何足尅也宗曰不然形移勢變反覆萬端載記作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僭擅以輕勃勃致敗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羣臣才略無僭擅之右者右一作疋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曰子何慮之過也不聽乃遣中軍將軍廣

平公姚弼及後軍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遣衛大將軍常山公姚顯率騎二萬為弼等後繼因遺傉檀書云今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等濟自金城進次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拒之弼遣人諭以禍福令其速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佑汝吾寧為涼鬼何降之有弼攻陷之遂斬霸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因出奇兵擊弼乃大破之弼退屯

西苑城中人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候曰今强敵在外內有姧竪兵交勢蹙禍難不輕不悉坑之何以懲後載記作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次斂成縱兵抄掠傉檀遣鎮北大將軍俱延鎮軍將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襲秦兵復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尅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秋九月雨

甚堰壞弼軍得水復振姚顯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
軍勢益盛顯遣善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於涼風門弦
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歛
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師而去傉檀亦遣使者徐
宿詣秦謝罪冬十一月傉檀復稱涼王即位於南郊大
赦境內殊死巳下改元嘉平署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
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鼂爲尚
書左僕射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右僕射鎮北大將軍俱

廷爲太尉鎮軍將軍敬歸爲司隷校尉成公緒爲大司農自餘封授各有差

嘉平二年春正月以次子明德歸爲中郎將領昌松太守歸雋爽聰悟儁檀甚寵之年始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立成影不移漏儁檀覽而嘉之擬之曹子建

嘉平三年夏四月遣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戸而歸蒙遜大怒率騎五千來伐至於顯美方亭破車盖鮮卑從數千戸而還太尉俱

延率兵追擊蒙遜復大敗歸是月傉檀將親帥五萬騎伐蒙遜太史令景保及左僕射趙晁切諫傉檀不聽保固諍之傉檀大怒鏁保而行戰於窮泉爲蒙遜所敗單馬奔還保遂見擒既而逸歸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封爲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於蒙遜傉檀懼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阬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

去右衛將軍折掘奇鎮據石驢山以叛傉檀懼為蒙遜所滅且慮嶺南為奇鎮所剋乃遷於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焦諶王侯等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諶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而自稱涼州刺史降於蒙遜司隸校尉敬歸討奇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乘勝來伐傉檀遣安北將軍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

嘉平四年春二月蒙遜攻圍樂都三旬不克遣使謂傉檀曰若以寵子爲質吾當還師傉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為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一作保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傉檀遣太子虎臺拒之爲樹洛干所敗傉檀又欲北伐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新并姑臧凶勢方盛且宜固守伺釁不可妄動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苕徒聊切藋徒弔切掠五千餘户將軍屈右進

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户資財盈溢衢路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嶮峻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户内攻此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步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計之左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引軍大至傉檀敗走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遣使請和以子染干爲質蒙遜引兵

而去秋七月河南王乞伏乾歸遣子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來伐八月兵濟河南傉檀遣太子虎臺逆戰敗於嶺南熾磐虜牛馬十餘萬民二千餘戶而去

嘉平五年夏五月乞伏乾歸遣熾磐襲白土三河太守吳陰率衆降之

嘉平六年春三月傉檀遣安西將軍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掠牛馬而去邯川人衛章等謀殺護軍孟愷南啟乞伏熾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寬以惠下何罪

而殺之吾寧違衆而死不敢負君以生乃密告之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爨磐軍至馳告文支文支遣將軍疋珍赴之爨磐軍到城聞珍將至引之而去夏四月蒙遜進攻樂都二旬不尅鎮南將軍文支以湟河迎降蒙遜徙五千餘户於姑臧尋復率衆來伐傉檀以太尉俱延爲質蒙遜引去

嘉平七年春唾契汗乙弗等皆叛傉檀議欲西討之護軍孟愷諫曰今連年不收上下饑敝南逼爨磐北迫蒙

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剋必有後患不如結盟熾磐通羅濟難慰撫雜部以廣軍資畜力繕兵俟時而動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陛下圖之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惟在熾磐然熾磐名微兵少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乃率騎七千西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聞之帥步騎二萬乘

虛來襲虎臺嬰城固守熾磐四面攻之西曹從事中郎尉肅言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肅等率諸晉人拒戰於外如或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蕞爾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懼晉人之有二心也乃悉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進曰熾磐不道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人神共憤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豈有二乎今事已急而殿下乃疑之如是耶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

忠篤實懼餘人脫生處表願君等安之耳一旬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乞伏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從虎臺及文武百姓於枹罕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傉檀傉檀泣謂衆曰今樂都為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還歸實無所赴卿等能與吾藉乞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也不爾即歸熾磐便為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懐抱中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離叛遣鎮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惟中軍

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安西將軍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不去僕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身何其痛乎既乃歎曰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戸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絶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於熾磐大臣親戚

悉皆棄去惟陰利鹿隨之夏六月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以上賓之禮待之初樂都之潰諸城皆降獨鎮軍尉賢政固守浩亹熾磐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執正不下既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耶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偽諡景王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傉檀少子保周臘子破羌俱延子覆龍烏孤孫承鉢利鹿孤孫副周皆

斧於河西王沮渠蒙遜久之歸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為酒泉公破羌為西平公副周為永平公承鉢為昌松公保周後叛討誅之自烏孤以晉安帝隆安元年歳在丁酉僭號太初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歳在乙卯滅

十六國春秋卷八十九

十六國春秋卷九十

南涼録三

禿髪文支

禿髪文支傉檀之族也仕至鎮南大將軍湟河太守封興城侯鎮姑臧文支荒酒愎諫不恤政事邯川護軍孟愷表奏之傉檀謂伊力延曰今州土傾覆所仗者文支而已今復如此將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訓之使改往修來傉檀乃召

文支旣至讓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謬承嗣統不能
荷負大業顛狽如是胡顏視世雖存若隕㢘馮悉子鮮存衛
藉文種復吳卿之謂也聞卿惟酒是耽荒廢署事吾年已
老卿復若斯祖宗之業將誰寄乎文支頓首陳謝其後沮
渠蒙遜攻樂都文支以湟河迎降遂仕蒙遜為廣武太守

禿髮樊尼

禿髮樊尼利鹿孤之子也為安西將軍傉檀為乞伏熾
磐所破滅樊尼奔赴之傉檀歸熾磐乃使樊尼率餘衆

依沮渠蒙遜後與其子歸於魏子後仕爲臨松郡丞甚得衆心

禿髮破羌

禿髮破羌傉檀之子也偉容貌美丰儀兼饒機辨傉檀之伐乙弗也破羌留居樂都傉檀既爲乞伏熾磐所滅破羌自樂都奔降於魏世祖素聞其名及見賜爵西平侯加龍驤將軍謂破羌曰卿與朕本出同源因事分姓可賜姓源氏從征涼州蠕蠕及討蓋吴諸賊皆奮擊有

功世祖又賜名賀遷殿中尚書宗愛弒世祖及南安王余賀決策翼戴高宗諱濬守禁門誅弒逆加征北將軍進爵西平王歷官太尉以高祖諱宏高宗孫顯祖子太和元年卒孫懷歷官驃騎大將軍懷子子雍歷鎮東將軍爲冀州刺史討葛榮戰敗死之子雍弟子恭歷中書監其餘亦多至大官

僫檀妻折掘氏

折掘氏右衛將軍折掘奇鎮之姊也僫檀初襲位涼王

立爲涼王后旣而畏秦人之强乃去年號降稱夫人及傉檀復稱涼王改年嘉平復立爲王后

楊桓

楊桓弘農人也初仕呂光光之季年内外叛作郭黁之反東苑也桓從弟統始舉兵推桓爲主而桓執義彌厲及呂纂時桓以后父任爲尚書左僕射而纂詳具光龍飛二年爲隆所弑后亦自殺桓乃棄位而出亡利鹿孤伐隆獲桓乃謂桓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乎

桓曰臣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耻為叛臣以見明主耳利鹿孤曰卿忠臣也以為左司馬秦姚興聞桓有德望徵之利鹿孤不敢留乃餞之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鯤非溟海無以運其軀鳳非修梧無以晞其翼卿有佐時之器夜光之寶當振纓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吕氏情節不建陛下宥臣於俘虜

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爲之流涕遣行既至秦興深禮重之屢仕顯職桓竟卒於秦

宗敞

宗敞姑臧人仕秦姚興涼州別駕敞父燮吕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傉檀於廣武乃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可乎傉檀曰若如公言不

敢忘德及即偽位涼州刺史王尚使敞來聘傉檀謂之曰孤以不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既忝家業竊有懐君子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復見卿也復一作得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念存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傉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與卿共成大業耳後姚興署傉檀爲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鎮姑臧因徵王尚還長安敞以别駕送之傉檀謂敞曰吾得

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惟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畧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夫以太王之神略加之以威信農戰竝修文教兼設可以縱横天下區區河右

豈足定乎傉檀大悅賜敞馬二十疋至泰會王尚爲流言所謗敞抗章辦白與深美其文詳具後還遷太府主與傳

簿錄記室事

孟禕

孟禕武威姑臧人也仕吕隆爲昌松太守傉檀攻禕於顯美剋之乃執禕而數之曰見機而作賞之所先守迷不變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王門掃平秦隴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禕曰明公開剪河右聲

播宇内文德以綏遠人威武以懲不恪況禕薎爾敢距天威釁鼓之刑禕之分也但忠於彼者亦忠於此禕荷呂氏厚恩受藩屏之任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命恐獲罪於執事惟明公圖之傉檀大悅乃釋其縛待以客禮嘉其忠烈拜為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昭然已定人無智愚皆知之者但禕為人守城不能自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若蒙明公之恵使得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及隆為秦所滅禕仕

於姚興爲涼州刺史王尚别駕司馬興後以傉檀代尚爲涼州禕出迎於道左既至讌羣寮於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禕進曰昔張文王謂張駿築城苑繕宫廟爲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漼然瓦解梁熙據全州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於彭濟吕氏以排山之勢主有西夏率土崩離銜璧秦雍寛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矣惟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

固願大王勉之僫檀謝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

曇瞿

沙門曇瞿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冢間樹下專以神力化物利鹿孤僭號稱王瞿從河南來至於西平持一錫杖令人跪之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時人咸異之或遺以衣服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於水中後日衣自還具本主一無所汚行步如風雲力者追之恒困不及言人生死貴賤毫釐不爽人或藏其錫杖乃

大哭數聲閉目須臾立知其處起而取之人益奇其神異終莫能測因之事佛者甚衆車騎傉檀權傾一國性尤猜忌多所殺害瞿謂之曰若能安坐無為則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窮兵好殺禍將及已傉檀不從翼日又謂之曰當修善行道為後世橋梁傉檀曰僕先世以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顔色如常是為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瞿無饑渇之色傉檀容遣沙門智行

持餅遺曇瞿曰吾誰欺而欺國主乎遂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行節殺興慈國人既蒙其福咸稱曰聖人一云稱之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迎爲之禮僧檀有女病篤請瞿救療瞿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爲福吾安能延命耶止可知早晚耳僧檀固請之時後宮門閉瞿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僧檀命開之不及至晉義熙三年僧檀爲赫連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在

景保

景保未知何許人明於天文善隂陽占候仕傉檀為太史令初傉檀將親帥衆伐沮渠蒙遜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歳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比年天文錯亂風霧不時惟修德責躬可以寧吉傉檀曰蒙遜往年無道一作狀入我封畿掠我邊疆殘我禾稼吾蓄力待時將報東門之恥今大軍已集卿欲沮衆耶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見事不言非為臣之體天文顯然

動必無利傉檀曰我以輕騎五萬伐之蒙遜若以騎兵拒我則衆寡不敵兼步而來則舒疾不同救右則擊其左赴前則攻其後終不與之交兵接戰卿何懼乎保曰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鎖之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狥無功封汝百户侯進次窮泉與蒙遜戰傉檀大敗單騎奔還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於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

官渡而田豐為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眾遂乃逸之至於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孤之深罪也封安亭侯食邑五百戶

陰利鹿

陰利鹿不知何處人仕於傉檀傉檀之奔於乞伏熾磐也惟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

親屬皆叛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委質為臣忠孝之義不能兩全臣雖不才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算敢離左右乎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矣流涕遣之

尉賢政

尉賢政仕傉檀爲别將也於浩亹樂都之潰諸城皆降於乞伏熾磐惟賢政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孤城獨守將何爲也賢政曰吾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伏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聞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武不責若邀一時之利忘委任之責者竊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熾磐乃遣傉檀太子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

汝爲國儲副不能盡節而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

十六國春秋卷九十